中華古籍保護

天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論

心術　蘇洵

任相　蘇洵

辨姦　蘇洵

備亂　鄭獬

唐論　魯肇

晉武　錢勰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

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末戰養其財將戰養其氣既戰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用此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

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而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為將者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趍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趍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牡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愚我以有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愚將相太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竪子知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上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不為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既不能待之

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嘗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為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

蘇洵

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語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　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竪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竪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竪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竪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湖乘

之遂荒中國瀰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生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由嘻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威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鑑矣於上者可以鑑矣

晉武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天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遽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　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

錢　勰

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襜所以為芽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吳可復則錐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錐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尊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此之指靈共有味哉其有味哉

論

留侯論	蘇軾	
孔子從先	蘇軾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志林三首	蘇軾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圮		

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持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祖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出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如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有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以足以霸度其身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俊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說為高論以徼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其次難合之故而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末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進也後之君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　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

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攜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後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剌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鄧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王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寥矣且夫君子者世無

若是之多也小人有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者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賊盜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

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天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說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主之便已也夫堯舜禹

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言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覆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鐘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盖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言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竪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

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蟲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朱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曰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言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

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恃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天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待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北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

法人臣狼顧賫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科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賈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正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天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我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順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天詩書六藝亡太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諸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士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供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子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衆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杭閻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纖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偏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傳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已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逐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敝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皆拱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大宋文鑑卷第九十九
論
三國論　蘇轍
晉論　蘇轍
北狄論　蘇轍
三宗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漢光武論上　蘇轍
漢光武論下　蘇轍
爭論　潘興嗣
原諫　潘興嗣

通論

三國論

潘興嗣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貢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而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嚮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頓銳雖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疲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十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

備近之而二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絕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邑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可不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用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隋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鬬戰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恠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亂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

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奠太高而不習天下之厚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糟使匹夫小人不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泰之強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警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斤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爭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穢裘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奮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猶命總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隨壞人畜疲斃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

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天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隨蓋所以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羅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簒頰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為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宗論

蘇　軾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尊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矣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智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如此矣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其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待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繫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

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窮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繫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軾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之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攻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攻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寄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趾吾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

衍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人陰不雨之言而貴戾侯勝感
崩隤之事而賢清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
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
幸未嘗更事而復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
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
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
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佚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
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
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而後知愛
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
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
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
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
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
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魯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
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
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
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算無遺策計其
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辨者
及既獲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
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巽已

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稱治安皆其久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奴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惡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避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蓋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與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姿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臣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

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養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計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興嗣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皐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為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子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

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興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氏羌氏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戰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訴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推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天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為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為之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鼂厝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為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膻羌人

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兮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龍詎所謂廟勝也荊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隋論　李清臣
石慶論　秦觀
漢文帝　魯肇
韓言　張耒
敢言　張耒
李郭論　張耒
邴吉　何去非
秦論　何去非
西晉論　張耒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千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覆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灸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薄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

守一有勢鐸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敵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鑑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立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桓下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疆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疆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疆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推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

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墓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盖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救皐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嫗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皐不根侍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德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過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侍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盖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泉聚歛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徒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

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土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賤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未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戈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祀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

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社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揚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待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

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徒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純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郕吉　張耒

郕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佗人之力亦可以為徼幸謂之貢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必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

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邪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胃徼幸之禍而安慮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　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郤之也圖拒以郤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椎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若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指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冠而為鄉曰堂堂衆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巧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耰一號而不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倨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拂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

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政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攻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救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笑言之議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　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恡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嘗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

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内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内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頓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入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悍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内

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於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一

論

明皇論　崔鷗

楊炯復論　崔鷗

察言論　唐庚

憫俗論　劉敞

義　劉敞

公食大夫義　劉敞

士相見義　崔鷗

致仕義　崔鷗

明皇論　崔鷗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

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慢然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諫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肅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廟名而開元天寶之閒郡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諫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吾君好諫喜佞故逢之也以為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諫喜佞待吾君而以諫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聖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語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

楊嗣復論

崔鷗

運武求平之盛有以矣夫氣類所合物莫能閒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抿此小人所以常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

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突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怒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君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納於行欲敏有見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刻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藏特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單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亮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朔伴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　庚

古之人臣抵掌縱談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慷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

於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貸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矢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憾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入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鑑哉可不戒哉

憫俗論

唐　寅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

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
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愁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
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晷非甚相遠而更病其
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
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
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
永平之治永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
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
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悪者可使
為善都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劉敞

義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
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敬愛禮敬之至也食禮愛
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
夫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伸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設鉶胳篹言以身親之也

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湆醬北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賓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褻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餐主人辭曰不足餐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亟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

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未
有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
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入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
遁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遷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
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并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
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
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
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
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
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
君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
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
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圂於人之朝不
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
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
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讀小臣廢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
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
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
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
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

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豢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已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憂瞽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篤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察有功者而必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即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閒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畋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歐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策

內豬　田況
叙燕　尹洙
息戍　尹洙
兵制　尹洙
根本　石介
明禁　石介
責臣　石介
言治　石介
明禮　劉敞
去冗　蔡襄

內帑　田況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蓺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皐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　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繁廣研及主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脩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輸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貨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而騁嗜奔慾戢兵黷武用既殫費埶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筭緡坐市敗物塩鐵釱趾株送補郎之去流弊

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欵諸郡之寶中禦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逋司亦當睠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後內於別藏欵其餘訾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所本充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叙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疆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足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俶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衛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

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小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鑑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孚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栽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心濟師鐀鑲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此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悍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疆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生

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辭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天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夫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

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彊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繫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廣然舉兵以誅秦豪桀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貞宗皇帝　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伺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墮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墮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塩鐵酒茗皆有

禁布綿絲枲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
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
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
室過度則不禁豪疆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
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
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疲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
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
手官有游食則公松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疆
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罔也賄行於上吏貧於下則公道缺也如
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監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
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

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
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威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
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喪極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
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
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
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
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
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謂若胃矢石不若御
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
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意國家以

衆無事乃褒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取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喜醉而民間則陳功勞叙閥閱矜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鄰之憂聖君倘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震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敖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人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猶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實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大宋之興剋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禦之勞內無郡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有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誰欲試蜀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光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脩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為治者因於時

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足禮樂詒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王之寡罪而遠刑逋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與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　宋興五十餘年　太祖　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勘治　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　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

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

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曰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傳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寶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益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　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

孤遠守常之人浮沉不遷者有之　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獎也　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曷必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縣之類率皆如此　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华古籍保